# 籌辦夷務始末

#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

同治八年己巳十一月辛未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貴州遵義教士因傷殞命疊經諭令曾璧光妥速籌辦並令李鴻章會同辦結李鴻章前派道員余思樞馳往查訪計早抵黔曾璧光諒已派員會辦此案總以教士因何身死為最要關鍵必須質證明確斷不可稍涉含糊現在法國使臣羅淑亞業已出京赴滬聲言欲帶兵船赴川實因川黔教案未結故為此脅制之計若再遷延必致枝節叢生愈難辦理著曾璧光懍遵疊次諭旨嚴飭委員會同余思樞速將此案設法了結不得稍有延宕

壬申。禮部奏同治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准甯古塔副都統烏勒興阿咨報。據琿春協領訥木津報稱。八月二十七日。奉飭前往摩闊葳會晤俄國新設廓米薩爾之官。面議兩國交涉事件。於中途遇有朝鮮國男婦子女四五十人。陸續越界。均由珠倫河地方前往海沿去訖。問其來歷。混行指畫。彼此話語不通。殊難知其究竟。因係俄界。未便攔阻。卽於回城之日。揀派雲騎尉吉爾洪阿等前往海沿一帶密查去後。旋據呈報朝鮮國男婦子女。現在海沿嚴杵河吉心河等處。相聚千有餘人。仍有越界者。陸續不止。因與俄人互相交雜。難以查問等語。查朝鮮國男婦成羣。任意

紛投他邦。何以置之不問。若任各國紛投。閑居日久。或別生釁端。實與中外大有邊礙。除咨行甯古塔副都統烏勒興阿。即行轉飭琿春協領訥木津剋卽親赴摩闊崴會同該國新設廓米薩爾。將前事逐一告明。務將朝鮮逃越男婦子女。共念和好。悉數飭令逐回。不得久留俄界。以明疆界而敦友誼。並飭該協領於所屬界之內外。加意嚴防。仍密派妥幹兵役。查明有何動作。迅速飛報外。應咨禮部轉行朝鮮國王。即將該國逃越俄界之男婦子女。飭令邊界官悉數領回。各安本業等因。到部。旋於十一月初三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鈔錄前件咨送前來。臣等查同治六

年二月。吉林將軍富明阿等奏朝鮮國人前往俄國吉心
河墾地等因一摺。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朝鮮居民。
願赴俄界開墾地畝。應由朝鮮早申禁令。以免貽患將來
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由 臣 部行知朝鮮國王在案。今該國民人潛投俄界。
復聚至千餘名之多。續投者仍紛紛不止。洵難免不別生
釁端。既據該將軍咨稱已飭琿春協領訥木津會商俄國
廓米薩爾。務將朝鮮國男婦子女。悉數飭令逐回。不得久
留俄界。以明疆界而敦友誼等語。除擬由 臣 部行知朝鮮
國王。即將逃赴俄界之男婦子女一千餘人。飭令邊界官

悉數領回外。應仍由該國王申明禁令。嚴飭沿邊官弁。約
束民人。毋得再有逃越。以清疆界而重邊防。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富明阿等奏。朝鮮
國人往俄界墾地。應由朝鮮早申禁令。當諭禮部行文該國王
妥為辦理。茲據禮部奏稱。准富明阿轉據寧古塔副都統咨稱。
琿春協領訥木津。奉飭前往摩闊崴。會晤俄官。面議兩國交涉
事件。於中途遇朝鮮國男婦四五十人。陸續越界。均由珠倫河
前往海沿。問其來歷。言語不通。因係俄界。未便攔阻。旋密查海
沿嚴杵河吉心河等處。已聚集千餘人。續投者尚紛紛不止。請
由該部行文該國王。飭令邊界官悉數領回等語。朝鮮國民人

潛投俄界。男婦成羣。竟至千餘名口之多。難保不愈聚愈眾。該國王自應及早禁止。庶不至別滋釁端。著禮部迅卽行文該國王。將逃赴俄界民人。飭令該國邊界官悉數領回。並由該國中明禁令。嚴飭該國沿邊官弁。約束民人。毋許再有逃越。以重邊防。並著富明阿飭令訥木津會商俄國廓米薩爾務將朝鮮越界民人。悉行遞回。不得久留俄界。以致別生枝節。原摺著鈔給富明阿閱看。

癸酉。署安徽巡撫英翰奏。伏查安慶法國教士公寓。係六年九月。換給東右坊民房十二間。居住已經二年。英國教士公寓。係本年六月。自賃西右坊民房五間。居住亦經數

見。止係教士公寓。均未建立天主教堂。亦無耶穌書院名目。雖地方閒有流言。及匿名揭貼等件。經該府縣官隨時彈壓。尚屬相安。本月初一等日。忽據署安慶府知府何宗駿等先後稟報。九月三十日。正值各屬考童雲集之時。英國教士密道生、衛養生、坐轎出門。被各童攔阻。該教士當即避入道署。各童及閒雜人等擁入該寓。拋毀什物。適府縣趕到。將密道生之妻並幼子保護。均各無恙。正彈壓間。又報法國教士公寓。亦被士民擁入滋鬧。該府縣復趕緊前往。據看寓人聲稱教士金、緘三、前數日已往英山、粹石鎮。前一日因病已赴上海。家伙等物。均被毀失。惟兩處房

屋木動。密道生銜養生欽赴鎮江。經該府等資送。於十月初一日搞春起程。並稱當數月之先。各屬考童及在城居民紛傳不順傳教。匿名揭貼。已滿城市。當出示曉諭。紳士民羣起。卒有此事。現在人數逾萬。恐操之太急。激成事端等語。當經 奴才批令趕拏為首滋事之人。嚴行懲辦。一面咨明馬新貽一體查辦。並屬其尤劉行該二國領事官知照。旋准馬新貽派道員吳世熊。總兵李振名查辦前來。此安慶考童等滋事。據地方稟報。 奴才與馬新貽辦理之大概情形也。十六日。英國使臣阿禮國。經過安慶。派其參贊葛納利進城。面請述為查辦所言情形。與地方所稟略同。並稱

領事之人係夏姓等。奴才當告以此事既指名有人。斷無不辦之理。惟現在人數太眾。須俟十一月杪十二月初院試既畢。方能拏辦等語。葛納利回船。該使臣阿禮國復來函請於五六日辦妥。伊自漢口回時。即不登岸等語。復經奴才覆以既經應許。自係必辦。縱遲時日。斷不至因其已回滬上。置之不問。旋得其十九日自漢口覆信。並無異言。該使臣來坐輪船。已於二十二日過安慶東駛。十九日。據法國領事達伯理函申。辯教士公寓被搶。與地方所稟大同小異。中敘所失之物。則有四千圓之多。請即拏人查物前來。奴才當將現在趕為辦理情形。劄行上海道涂宗瀛。令其先

為照覆。俟此間辦有頭緒。再為劄覆。該領事至今尚未續有函到。此滋事之後。英法二國使臣領事往復商辦之大概情形也。自來中外交涉事件。惟有遵照條約辦理。而斟酌緩急輕重。全在操縱之得宜。此案事起倉卒。禁遏無從。該士民等滋鬧啟釁。雖無傷人折房重情。而顯違條約。自應嚴拏為首滋事之人。照律究辦。以示懲儆。況當法國使臣欽帶兵船尋釁之時。尤宜早為結案。免令藉為口實。惟據該府縣所稱現在府試。接以院試。生童人數過萬。辦理稍有未協。必致釀成事端。種種棘手。亦係實在情形。幸英人已為允可。法人亦尚未決裂。奴才惟有謹遵

諭向○趕將此案與馬新貽悉心妥酌○無論如何變通設法○總期拏獲滋事之人○賠償所失之物○以便迅速了結○免致彼國藉

此要挾責生枝節○

諭軍機大臣等○英翰奏辦理耆童滋鬧教士公寓大概情形一摺安慶城內東右坊西右坊地方○有英法兩國教士居住公寓○九月間○各屬考童及閒雜人等○擁入英國教士密道生等寓所○抛毀什物○法國教士金緘三等寓內○家伙亦有毀失○尚無傷人拆房等情○現經英翰批飭該地方官趕拏為首滋事之人○並經馬新貽派道員吳世熊等前往查辦○此案自不難完結○惟英國葛納利所言情形○與地方所稟略同○法國達伯理來函○與地方所

業大同小異○並較所失之物數至四千圓之多○此時若再事耽延○難免不另生枝節○馬新貽等仍當懍遵前旨○嚴飭該府縣官將領首滋事之夏姓等迅速查拏○持平審辦○並飭吳世熊等會同該地方官妥為料理○斷不可稍涉偏徇○致啟釁端○

丁丑○署黑龍江將軍德英奏○竊奴才德英於九月初三日○往巡呼倫貝爾○帶同署副都統銜總管額爾德尼等先赴與俄國接壤之額爾古訥河庫克多博卡倫○俄國瑪雨爾先差俄人二人迎接請安○瑪雨爾帕畢爾帶領俄人十餘名前來請見○奴才當與進帳房相見○該瑪雨爾向奴才摘帽躬身行過夷禮○奴才諭以循例查閱本境各卡○甫經到此○爾即來

皂。足見恭順。兩處交界生卡人等。務須各加約束。毋違教
睦為要。該瑪兩爾聲稱我等仰慕
天朝高厚。務當嚴行彈壓。令索將軍面諭。愈當加意管理等語。視
其形景。尚屬謙敬。奴才亦以大方懷柔。給賜瑪兩爾飯食。並
賞給絲紬布疋瓶茶乾果。及隨來夷人。亦各賞給肉飯紬
布瓶茶乾果羊麪等物。不勝感激。歡顏拜領。該瑪兩爾當
面親呈。奴才哈喇六尺。夷緞一包。奴才視其隨時誠敬。物件亦
不貴重。即收留以撫其意。奴才復又賜給江紬二卷。繭紬二
疋。套布二對。南緞二匹。粳米白麪各一袋。該瑪兩爾亦復
當面拜領。加倍歡躍辭去。奴才旋至呼倫貝爾閱看隊伍。面

飭該署總管等與俄官接壤各卡生守務須小心不時嚴加防維毋得稍涉怠忽以期仰副我

皇上慎重邊疆操防之至意

御批知道了

戊寅貴州巡撫曾璧光奏遵查遵義府城民教爭鬭起釁原委實因教民楊希伯於五月初五日挾妓滋鬧糾約教眾入炎帝廟將做會神壇經像全行打壞維時看戲人眾共懷不平亦齊赴天主堂將其經堂醫館打毀並傳知府縣不准再行習教臣接據該府縣稟報即一面出示曉諭彈壓並委候補道陳昌運馳往查辦旋據該道稟稱五月

十七日到遵後。會同府縣審辦此案。先將藉事搶擄之民人傳有元訊明正法。民教悉已解散並無勒令跨越十字架。及跪寫出教甘結情事。惟該處民教積釁已深。現難極力開導。暫時相安。而賠修經堂情事。一時尚難辦理。勸令布司鐸等先行回省。俟民情稍定。再往傳教。該司鐸以未接省中主教示諭。不敢遽回。稟請裁示。臣以該處民教爭持。打毀經堂。不准習教。雖出民間一時公憤。已與條約有礙。辦理殊多棘手。若再將司鐸等別有損傷。益難收拾。當飛飭該道務須明白譬諭。將布司鐸等親行護送至省。以免他虞。該道即於六月十三日。將司鐸三名帶至省城。忽

於七月初七日。據代辦主教任司鐸照會。趙司鐸到省後。
於初六日夜因傷身死。已報明總理各國衙門蕆辦等語。
臣以該司鐸前在遵義。因民教爭鬭。翻牆越避。腰背閃挫。
已據陳昌運稟報業經痊愈。即沿途同行。亦未見該司鐸
有傷重情形。茲據報因傷身死。即應及時驗明傷痕。以便
緝犯究辦。當飭署臬司林肇元委員往驗。嗣據該署臬司
詳稱。前委貴陽府知府胡超龍等帶領刑仵迅赴天主堂。
相驗趙司鐸死身有無傷痕。旋據該府等申稱。遵即會同
詣驗。據該主教面稱。趙司鐸屍身。業已殮殯浮厝。此刻未
便開棺相驗。俟總理衙門派人來黔。再行會驗等語。此遵

義民教爭鬪。及司鐸趙姓回省身故之實在情形也。至梅
司鐸在仁懷被殺一事。臣既未接該主教照會。亦未據地
方官稟報。現已飭司派員往查有無其事。另覈辦理。臣以
疏庸。承
恩疆寄。凡遇中外交涉事件。仰體
宵旰憂勤。無不加意小心。持平辦理。期於共敦和好。日久相安。乃
以地居瘠苦。不能事事曲全。或疑嫉恨條約。以致頻煩
諭誡。惶悚實深。臣具有天良。敢不益加審慎。迅速完結。以副
聖主綏輯中外一視同仁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曾璧光奏覆陳教務情形一摺。據稱遵義府城民

教爭鬧業委道員陳晶運馳往查辦先將藉事搶擄之民人傳有元訊明正法民教悉已解散並將教士三人於六月十三日護送到省七月初七日據代辦主教任司鐸照會趙教士到省後於初六日因傷身死該撫委員往驗而任主教復以業經殯厝未便開棺相驗攔阻至梅教士在仁懷被殺一語有無其事已派員往查等語此案既據曾璧光查明趙教士並非因傷身死該主教又有攔驗情事即可從此設法了結折服其心梅教士是否被殺亦應確切查明現在李鴻章所派之道員余思樞計早抵黔即著李鴻章曾璧光飭令余思樞並該省委員等迅速持平辦理及早結案免致羅淑亞到後另生枝節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廣東澳門地方。爲大西洋占住。同治元年立約。不能商妥。約仍未換。臣等因聞總稅務司赫德言及。大西洋國近頗貧窘。如能乘機設法辦理。澳門可望收回。並知日國使臣瑪斯回國。令赫德商之瑪斯。於七年五月。派稅務司金登幹隨同瑪斯前往幫辦。各在案。嗣因大西洋國忽有變故。瑪斯不克前往辦理。至本年正月十四日。接總稅務司赫德申呈。據稅務司金登幹函報。瑪斯於上年十二月間病故。此事或改交出使之滿安臣接辦。或徑交金登幹接辦。或俟大西洋國使臣前來議約再辦。請爲示覆。臣等以滿安臣係派往有約之國出使。

事未完竣。金登幹係幫辦稅務之人。均未便派辦此事。現
在瑪斯既已病故。經理無人。且大西洋國及各國均未知
有此議。自可暫行停御。另候籌商。當飭赫德信致金登幹
令將前項
國書暨文件繳回。所議經費銀兩。亦毋庸豫備。茲於十月二十八
日。據將前項
國書並臣衙門所發文件。一併申繳前來。臣等查大西洋國約雖
議定。因設官澳門一節。未能商妥。迄未互換。將來大西洋
國變故稍定。伊必仍來商議。應俟彼時再行設法辦理。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再臣衙門於同治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接

據署伊犁將軍榮全函稱。圖爾根索倫德勤等衆。不肯歸附俄國。堅心思返。幸有阿爾瑪圖庫必那圖爾喀勒帕科斯柯依。深知睦鄰大義。極為中原盡心。上年派兵護送索倫。借給馬槍。今年復借給圖爾根德勤馬槍。凡中原人均加照應。若隨時籠絡其心。將來可望有益。查喀勒帕科斯柯依。係俄國巡撫兼總督。分位較崇。給以寶星。尚未相宜。聞俄官最重中原蟒服。請由臣衙門奏懇

頒賞等因。臣等查洋人為中國出力。奏請

賞給寶星。其有異常出力者。奏請

賞加職銜。或崇以章服。應經辦理有案。兹榮全以俄官喀勒帕科
斯柯依。極力為中原盡心出力。若加以榮寵。當更感激圖
報。自應量加優奬。可否仰懇
恩施。俯如該署將軍所請。賞給該俄官喀勒帕科斯柯依蟒衣一
襲。大小荷包一對。以示鼓勵。如蒙
允准。臣衙門即照會俄國住京公使知照。並將蟒服荷包照辦。寄
交署伊犂將軍榮全。飭令該俄官祇領。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再同治八年九月間。據英國使臣阿禮國
照會內稱。該使臣於九月二十九日出京。由沿海沿江巡

並事畢回國。該使臣離京之日。所有一切公務。歸副參贊傅磊斯暫為代護。俟署理之威妥瑪到京。即行交卸等因。當經臣等於阿禮國臨行。致送紬緞瓷器等件。旋據該使臣以洋瓷器皿等件酬答。現飭存儲署庫。茲於十月二十五日。新任署使臣威妥瑪到京。二十九日來臣衙門謁見。臣等分日前赴該館答禮。

御批。知道了。

壬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會同戶部奏。同治八年十月二十二日。軍機處鈔出署伊犁將軍榮全援案歸補俄國賠款。請於津海關或北洋三口。於俄國應納稅餉內。照

數扣收一片。奏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伏思此項賠款。誠如該將軍所稱。為權

濟大局起見。勢出萬不得已。惟既以約定於前。難以失信

於後。不得不按年清還。免致因此生釁。除委員薩碧屯。已

還過銀九千八百二十兩外。下餘十萬數千有零。按照原

議。三年補償。寬為籌備。約計三年之內。每年需銀三萬四

千兩。自應籌款撥給。分年補償。以完巨案。至該將軍擬仿

照從前英法兩國兵費扣款章程。或於津海關。或於北洋

三口稅餉內扣收一節。戶部查北洋三口。山海東海兩關。

並無俄國交納貨稅。即天津一關。俄商陸運稅銀項下。每

年亦止一千餘兩實屬不敷抵扣臣等公同商酌擬即在於山西應解京餉內自明年為始分作三年每年撥三萬四千兩應令山西巡撫解交歸綏道庫轉解務須提前於每年三月起解四月解到著伊犁將軍榮全行營查收我計三年共應解銀十萬二千兩其於應賠俄國款項有無盈絀仍令查明酌核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榮全奏賠償俄國諾海牲畜銀兩請於津海關及北洋三口於俄國應納稅餉內照數扣收當交該衙門議奏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戶部奏稱此項賠款既經榮全議定除委員隨碧屯已還過銀九千八百二十兩外其餘銀十萬

數千兩有零。按照原議。三年補償。每年需銀三萬四千兩。自應籌款分年補償。惟北洋三口。山海東海兩關。並無俄國交納貨稅。即天津一關。俄商陸運稅銀。每年亦止一千餘兩。不敷抵扣。請於山西應解京餉內分年籌撥等語。著李宗羲飭令藩司於山西應解京餉內。自明年為始。分作三年。每年撥銀三萬四千兩。交歸綏道轉解。務須提前於每年三月起解。四月解到烏里雅蘇台。交榮全收納。歲計三年。共應解銀十萬二千兩。於應賠俄國款項。有無盈絀。著福濟。榮全。查明辦理。原摺均著鈔給閱看。

奉親王等又奏。臣等查添設布倫托海辦事大臣。原係兼

管塔爾巴哈台事務。前據俄國使臣照會所稱未經立界
之瑪呢圖嘎圖勒河至哈巴爾蘇一帶。查係塔城所屬。應
歸布倫托海辦事大臣兼管之地方。今奉
旨將布倫托海辦事大臣裁撤。一切事宜。統歸科布多大臣經理。
則未經立界之瑪呢圖嘎圖勒河至哈巴爾蘇一帶。亦應
歸科布多大臣經理。文碩既補授科布多幫辦大臣。此事
自係應管之事。惟查科布多立界。前係奎昌一手經理。現
既將布倫托海之事。統歸科布多大臣管理。相應請
旨添派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會同幫辦大臣文碩商辦。惟塔城
本係未曾收復地方。立界應從何處起止。臣等無從懸揣。

其應如何籌議定期建立。並親往分界處所會辦。應請
旨於奎昌。文碩。二人內酌派一員。以專責成。至揀派嚮導指授機
宜之處。仍令定邊左副將軍福濟遵照前
旨。悉心籌度。總期將該處立界之事一律辦竣。毋貽後患。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添派立界大員一摺。前
因布倫托海所屬地方。皆係塔爾巴哈台管轄之地。所有分界
事宜。業經諭令文碩約期馳往辦理。惟現在布倫托海大臣既
經裁撤。該處立界事宜。即應統歸科布多大臣經理。奎昌前與
俄國使臣勘辦科布多邊界。甚屬妥協。情形較爲熟悉。著即改
派奎昌。於明歲春融時。馳往該處。與俄國使臣。將瑪呢圖噶圖

勒汗、呈哈巴爾蘇一帶、逐一查勘、會立牌博、文碩即毋庸前往、其應如何揀派嚮導及指授機宜之處、仍著福濟遵照前旨悉心籌辦、文碩既補授科布多幫辦大臣、此次分界事宜、亦當會同商議、妥為辦理、原摺均著鈔給閱看、

乙未、烏里雅蘇台將軍福濟、科布多幫辦大臣文碩奏稱、維會分地界、關涉外國、苟能有利於
國家、自應勉竭駑駘、用成厥事、顧有實在窒礙情形、行之轉多流弊、無益邊陲、有妨
國體之處、亦不敢徒務虛名、因循緘默、而不對切陳之、查原勘東北起沙賓達巴哈舊界末處、向西至蕙嶺鄂諾淖爾之

地。延亙數千里。分隸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伊犂塔爾巴哈
台四城轄境。前經明誼於同治三年會同俄官議定地址。
繪圖立約。次年卽應分立牌博。詎四年逆回倡亂。五年伊
犂塔爾巴哈台相繼失守。未能舉行。其烏里雅蘇台科布
多等北路二城所屬。則因拘泥原約自西向東一語。而俄
人並未前來會辦。遂亦延擱。直至本年始遵
旨經榮全。奎昌。會同俄官分建鄂博。訖。其自瑪呢圖嘎圖勒汗至
哈巴爾蘇塔爾巴哈台屬境。及自哈巴爾蘇至葱嶺伊犂
屬境。則因該城尚未克復。不暇兼辦。茲據布策照會。欲將
瑪呢圖嘎圖勒汗迤西轉南。至哈巴爾蘇塔爾巴哈台屬

境地界分立。渾言平靖地方。先行往建。察其命意。非欲藉圖侵占。即為節費惜勞。蓋彼會辦邊務。必帶兵隊千餘。併言護衛使臣復防伏莽之用。今若一律完結。自免往返跋涉。是其人力經費均省之說。不盡無因。然皆彼國因勢乘便之利也。若自我論之。自瑪呢圖嘎圖勒汗至哈巴爾蘇。正當塔爾巴哈台全境西北。該城淪陷數年。外鄰俄境內阻賊氛。根本未固。何能以零星散卒先設卡倫。若不設兵置戍。建立界牌之後。責令何人防守稽察。又何能禁其侵越。現在逆回句結賊匪。出沒無常。如前擄索倫佐領文德訥等稟報。該營甫由俄境抵葦塘地方。即有拜精格特等

賊窺伺滋擾之事。而棍噶扎爾參性極驕悍。伎倆陰險。前此搶刦哈薩克致賠諾海一案。雖曰倉卒未見新圖。妥亦事後枝梧。其實因地就糧。本有意為之。自來勇目性情。惟恐地方無事。故地界甫經立定。又有武旺阿爾定於齋桑淖爾俄卡一帶。馬隊闖入搶刦。雖係非該喇嘛有以使然。現在不使根究。祇好姑以未撫以前之變民。搪塞俄人。該國來我有事。輒自獨辦。其曲究竟在彼。縱然狡詐。第外面既以大國自居。或猶可以理論。儻建牌之後。而我兵勇賊匪時常與鬧。禁止勢既不能。彈壓更多棘手。豈不轉授俄人以柄。亦安有如許經費賠耶。此其窒礙一也。塔爾巴哈

台與伊犁毗連。儻將來分訖塔城。又必求分伊犁屬地。更較塔爾巴哈台之流弊。枚舉不勝。儻不如其所請。則二城同一未復。又將何以立言。若謂塔爾巴哈台現有隙地。則伊犁邊界。非無空閒之區。況所謂空閒。仍係宵匪遁逃之所。即如近者滋事之吉車克訥山。係附近應分之齋桑淖爾卡倫。乃布策謂為平靖處所。明係欺我不悉邊徼形勢。有意蒙混。安可不事豫防。此其窒礙二也。奴才等詳勘布使照會詞氣。似此段界牌。該國已於北路二城蕆事之後。潛往先立。其時七月下旬。去霜降尚遠。冰雪未積。尚易施工。且自逆回猖獗。該國於邊界本設防兵。不難徑往。是此節

無待詳查。固可揣情揆度。雖令即令馳往。已屬落後無及。況以中外交涉之事。彼先獨辦。縱無侵占。而往會之員。豈可俯首無詞。徑與會押會印。設再少逾紅綫。爭則恐涉決裂。不爭有妨

國體。亦令俄人輕視。此其窒礙三也。至應行事宜。除照北路二城會辦成案。揀派妥員。設法由間道先往。密探俄人有無私立鄂博。是否侵占。俟稟覆到日。再行奏明分別辦理外。揆以北路現在利害情形。勢非展緩會分不可。奴才等籌商旬日。再四熟思。惟有仍執地方未復尚多窒礙之成說。與之婉言開導。諒可能有轉圜。無論如何說法。總期就我

範圍該國之潛往擅立原屬理屈處我詰責故先為此照會為將來卸過地步若必識破恐其羞惱成怒轉難區處似不如先向理諭就其惜費省力一語微言直撝隱衷兩國交涉要務理不應聽先往獨辦該國既為靳惜財力起見中原仍念素好姑不深究然斷不能為憑將來克復二城猶必派員覆覈果與紅綫無差方能會印畫押否則仍應照約更正且自瑪呢圖嘎圖勒汗西南凡舊日接境各卡倫於中國官員未及覆覈以前如有賊匪逆回搶掠該國中原不能任咎更不能賠補將此二節索取該使照會以為將來憑據或亦順機利導之一法洋人伎倆每與疆

臣辦事。於有利者則必力爭。如無所利而又無理。則推言權輕官小。一面進京。串通公使。非蒙混捏飾。即砌詞聳聽。要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圖逞其挾制。此各國之通病。亦不獨俄人之於口外為然也。且索取照會。亦非該國住京公使出印。不足為據。奴才文碩擬酌帶緊要圖冊卷宗。赴於明年正月內進京入

覲後。與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將此關情形。章奏未能盡者。詳細面述。以備採擇。至行文俄人一節。查向來北路地方。必四月之後。九月半前。方能料理庶務。本年分界。節約於四月十一日。而俄使五月方到。秋間蔵事。此次奴才等既擬展緩。

自毋庸與約期。亦不便由外徑行拒絕。是以未便行文。合併聲明。

諭軍機大臣等。福濟。文碩奏俄國請分地界。查有窒礙情形一摺。塔城分界事宜。前因布倫托海大臣裁撤。改派奎昌於明歲春融時馳往該處。會同俄使查勘立界。茲覽福濟等摺內所陳窒礙情形。不為無見。即著文碩酌帶圖冊卷宗。迅即起程。趕於明年正月內到京。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詳細面述。妥籌辦理。文碩起身後。該處應行豫辦事宜。仍著奎昌恪遵前旨。與福濟隨時會商籌辦。

十二月。乙亥。總理船政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奏。竊船廠本

年八月間第一號輪船北上之後第二號輪船身鐵艙各
工已有三分之二輪機滊鑪俱安排妥貼計船上大端所
短者惟鐵脅鐵梁及桅舵戰坪等件詢據日意格議稱前
者第一號輪船下水之後尚需兩三月之久始能出洋者
以一切零星器械未全工匠在船操作手足難展登降殊
煩致稽時日此次當移後工為前工即在架上安置各件
器具然後下水試輪少加修飾便可出洋演駕當時在事
員紳分廠催趲中外匠作不足兩月之久大自桅舵舢板
鐵櫃煙筩小至器管水筩欄梯釘鎖麄自布帆鐵纜油繩
舰艫精至向盤時表遠鏡湯錶一律完備因擇十一月初

四日。乘午潮入江。臣 赴船勘驗。該工匠等如法推船下祭。自在遊行。毫無窒礙。次日在塢前江面升火試輪。輪機亦稱靈便。適該船之管駕官遊擊吳世忠到閩。派令駐船監製旗幟號衣。粧漆內外船板。檢點軍火砲械。申定號令章程。月終當出大洋駕駛。第三號之船。亦於初四日安放龍骨。其船脅各百幅。前兩月開分工繩削。業已告齊。辰下均已一律關合。年底可上脅做。第四號現方添累船臺。臺工一畢。便擇日安放龍骨。開造船身。今將第二號輪船下水。暨第三號第四號續造情形。謹會同陝甘總督臣 左宗棠福州將軍臣 文煜。閩浙總督臣 英桂。福建巡撫臣 卞寶第

恭摺具奏。
御批。知道了。
甲辰。
諭軍機大臣等。貴州軍務日久未有起色。李鴻章現在重慶。著即
馳赴貴州。嚴檄各將領分投進剿。迅奏膚公。遵義民教各案。前
據李鴻章奏派道員余思樞赴黔會辦。至今尚未具奏。李鴻章
現赴貴州。即著就近會同曾璧光。迅速持平審結。以弭釁端。四
川酉陽教案。何以尚未覆奏。亦著一併迅結。毋得稍涉遷延。
壬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十一月二十八日。軍機
處交出。奉

上諭。福濟文碩奏。俄官請分地界。查有窒礙情形一摺等因。欽此。

臣等伏查此案。西疆未定之界。先於咸豐十年續增和約第二條內。指明自雍正六年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牌末處起。至浩罕邊界為界。又於同治三年由

欽派會勘西北界大臣明誼等。遵

旨與俄使按照議單應分界址。互換就約圖誌完案。所有由瑪呢圖嘎圖勒汗卡倫往西南。直塔爾巴哈台山嶺。議分山陽仍屬中國。與塔城軍民為使。節經奏明。議准有案。本年烏科兩城應分界址辦理將竣。職俄使即有催令新駐布倫托海辦事大臣文碩前往分界之說。彼時臣衙門以有賊

地方。不能辦理西域。詎意俄使於數月後。以所需齊備。不忍再延為詞。擬欲自行建立等情照會前來。臣衙門當以事關分界。若聽其獨辦。必致任意多占。即經峻詞駁斥。該使尚以分界大臣藉端推諉。嘵嘵瀆辯。又經臣衙門婉轉開導。仍行請

旨派員。俟至來歲春融會同辦理。節經奏明行知。並照覆俄使在案。是分界係屬已定成局。現擬應分之處。果係有賊中國不能前往。俄國亦必不能前往。彼若貿然而去。為賊所阻。臨時無可藉口。即或我以為賊。彼以為非賊。亦可據理折辯。況俄使照會內。已云該處絕無賊蹤。若我先設詞推脫。

則彼必徑往獨辦。其患不可勝言。茲該處應行豫備事宜。
現奉
上諭。仍著奎昌恪遵前旨。與福濟隨時會商籌辦。仰見
聖謨廣遠。
訓示周詳。臣等不勝欽服。惟恐奎昌見福濟會同文碩先有此奏。
中生疑慮。附和推延。設為俄使窺破隱微。徑行自辦。則失
信在我。無從責備。而彼轉得遂其強占侵越之謀。實於邊
界事宜。大有關係。不可不慮。臣等公同商酌。應再請
旨飭下奎昌暨福濟懔遵現奉
諭旨。將來春應辦分界之事。照案查覈明確。豫為籌備。一俟該國

派人會辦。奎昌即行迅速前往。不准稍有推延。貽誤邊防。致干重咎。所有應需圖冊卷宗。應由奎昌酌留一分備用。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布倫托海大臣裁撤。改派奎昌於來歲春融時。馳往瑪呢圖嘎圖勒汗至哈巴爾蘇一帶地方。會同俄使查勘立界。嗣據福濟等奏陳窒礙情形。令文碩於明年正月到京。該處應辦事宜。仍令奎昌與福濟籌辦。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分界一事。係屬已定成局。雖屢經反覆開導。而俄使總以該處絕無賊蹤為詞。若奎昌稍事遷延。該使徑行自辦。則遂其强占侵越之謀。其患不可勝言等語。西疆立界事宜。亟應早為籌辦。奎昌前辦科布多分界。頗臻妥協。此次應辦各事。諒已

了然於中。著即懍遵叠次諭旨。與福濟隨時籌商。將一切趕緊豫備。俟明歲春融時。先與該國會辦官員。約定日期。迅即前往該處。妥慎辦理。不得因有福濟等前奏。稍涉推延。致誤大局。應需圖冊卷宗。即由該大臣酌留一分。以備查覈。奎昌起程後。科布多辦事需人。文碩著毋庸來京。即赴新任。將該處應辦事宜。悉心經理。

癸丑。湖北巡撫郭柏蔭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八年十月初三日奉

上諭。中外定約以來。各省督撫於民教爭訟案件。每以正兇未獲人證未齊為詞等因欽此。臣伏讀之下。感悚難名。遵即督同兩司

調齊案卷。並遴委幹員。會同武昌府知府聶光鑾傳集訊
究。委係園民誤聽謠言。致與教民爭鬨。已將園首及保正
人等量予薄懲。責令將被毀教堂及教民住屋估價重修。
仍取具民教永遠相安不致生事各切結存案。該教士教
民人等亦無異詞。案已完結。疊接上海道稟函。均稱該公
使羅淑亞不日前赴漢口。而現在尚未得到實在啓行確
期。將來如果來漢。自當仰體
朝廷恩意。善為羈縻。當不至激成事故。
御批。知道了。
丙辰。協辦大學士湖廣總督李鴻章。成都將軍崇實。四川

總督吳棠奏。竊川省酉陽民教雠殺情形。經臣崇實等於七年十二月間奏明在案。嗣因州城教堂被毀。各鄉積怨方深。紛紛打教。州屬紙房溪教堂覃司鐸復糾衆發圍民多命。兩造聚訟。礙難即特拏辦。先派知縣田秀粟馳往接署州牧。會同委員曾傳道解散圍衆。遣逐黔匪。商令覃司鐸拆毀教堂碉臺。及附近寨堡。撫卹被難民教。嗣經總理衙門會飭川東道錫珮。往酉查辦。復因主教范若瑟他往。無從議商。迨法使羅淑亞所派主教梅西滿來川。八月始到。又飭錫珮與之會議。始終狡展。致未能迅速完結。該使臣藉口在京淹滯。並欲帶兵入川要挾。上煩

宸廑。疊蒙

諭旨訓誡嚴切。臣崇實。臣吳棠。曷勝悚惶焦急之至。臣李鴻章於

九月十八日行抵成都。奉

旨會查。當因另有查辦要件。未便會商。先行調取案卷覆閱。十月

初三日。先將大概情形彙奏。嗣疊奉十月初三十六二十

等日寄

諭。遵即會同臣崇實。臣吳棠覆查。該州初稟打毀教堂。並未指明

係何先犯。田秀栗今春履任後。拏獲劉幅。據供係何彩糾

眾打教。而何彩業經逃逸。故將劉幅先行訊辦。臣等又飛

飭該地方官懸賞勒限。務獲何彩解訊。臣鴻章於十月二

十一日。由成都啟行。十一月初七日抵重慶暫駐。就近督飭川東道錫珮與該主教梅西滿妥速議辦。梅西滿疊次面謁。並函呈酉陽州民教滋事原委節略。指控多人。臣調集人證案卷。並酉陽官民先後稟揭。各執一詞。最具實在情節。由於同治四年酉陽民人冉老五等毆斃馮教士後。該主教勒賠多金。勢燄益張。本地痞匪入教者。倚勢欺壓平民。該處界連黔楚。民風素悍。積不相能。激成巨案。法使羅淑亞前與總理衙門議明。先辦李教士被殺之件。嗣又以張佩超為主謀。楊楨庭為下手。劉幅為預兇。臣等切實根究。適據張佩超遣其幼子張玉璞赴臣鴻章行轅。稟訴

冤屈。訊據張玉璞供稱。伊家素與教民張添興等有隙。四年過教士案內。被教堂韋控。將伊父張佩超。伊兄張玉璞。解往重慶羈押。經紳董勸令出錢脫累。伊父認罰銀二萬兩。分年繳清。七年四月正在籌繳。被張添興等糾眾來家。藉索為名。强姦婦女。搶去銀二萬餘兩。並衣物等件。殺害雇工吳昌林等三人。並將伊兄張玉璞。扭送重慶管押。至本年八月二十日斃命。伊父張佩超。現年七十七歲。憂憤成疾。去冬西城打教。相離二百餘里。委無主使情事等語。又據廩生楊楨庭即楊恒亭。查係已革武生。派充屯弁。與教民結訟被押。是日團民何彩等入城打教。將伊放出。該犯乘亂

入教堂報復。下手毆斃司鐸李國屬實。旋逃至貴州思南
府所屬黃泥堎。經該州訪聞。派差拏獲。詎該犯病重身故。
飭起屍棺回州。帶同屍親鄰約及教堂管事人等。驗明填
格取結在卷。臣鴻章接晤梅西滿。即將以上情節詳細告
知。該主教偏信教民之言。總以張佩超為主謀。並謂楊楨
庭即係病斃。何彩日久未獲。其已獲之劉幅等。皆非正兇。
礙難完案。正在籌議間。據署酉陽州知州曾傳道。署酉陽
營遊擊范承先飛稟。懸立重賞。設法兜拏。已於十一月十
四日夜。將首犯何彩拴獲。起解來渝。臣督同川東道及印
委各員。親提研訊。據何彩供。因教民龍秀元捆毆其母。又

偪勒朱永泰退婚。是以懷忿起意糾眾焚毀教堂。劉幅曾占教等亦均入夥。張佩超並未與謀等情。又提訊劉幅曾占教、趙三、蘭弗祥等。均各供認隨同何彩打教。惟情節微有輕重。自當分別擬辦。臣等覆查羅淑亞、梅西滿等必謂張佩超主謀者。一由張佩超係該州紳富。與教中雠隙素深。四年爲教士崇誣拳勒罰二萬金。除已繳八千兩外。尚欠一萬二千兩。一由此案真正首犯未獲。彼得任意妄指。以爲挾制。茲首犯何彩解到。梅西滿意氣稍平。教人者挾律有明條。何彩雖因教民欺陵。膽敢糾眾入城毀堂。致斃法國教士李國及教民多人。實屬法無可貸。應照例擬以

斬立決。緣法伙藉詞生變。不任稍稽顯戮。業於十一月三十日飢明正法。以儆效尤。楊楨庭係下手正兇。業經病故。應毋庸議。劉幅隨同打教後。又與教民馬國應鬥毆。擬以絞監候。毋庸歸入秋審。隨時酌辦。曾占敖係何彩從犯。擬以流二千里。趙毛爾弗祥隨同助勢。龍秀元捆辱何彩之母。勒偪朱永泰退婚。致激眾忿。均擬滿徒。以上各犯。分別懲辦。錫琨。田秀桑等。俱開導梅西滿。允將張佩超上手尾欠銀兩。先行籌墊。並告以張佩超主謀現無證據。及何彩等供亦無主使之說。該主教已無異辭。至法國條約第三十六款內應行追賠。著賠者責償。該教堂現被焚燒。若不

議賠。必不甘服。梅西滿初欲索銀五萬兩。臣等再三計較。斷給銀一萬八千兩。伊已願照完案。臣鴻章已於二十九日。將此案議結情形。飛速劄行漢口法領事。轉達該公使知照矣。並單司鐸殺斃園民多命。據梅西滿疊次訴稱。因被圍圍困缺食。其買糧教民。被匪截阻。護糧情急。互有傷亡等語。顯係飾詞庇護。曲為開脫。臣飭交司鐸單輔臣來轅質訊。伊又云奉教皇令出洋議事。無從究詰。惟園民被害甚慘。檢查指控案據。訪聞酉陽官紳。皆以教民王學熙張添壽易得揚。周得政。何奉祥。劉勝耀六人。同惡相濟。現係中國民人。應由地方官設法拏辦。臣等已援照約章。及

羅伕發總理衙門原函。明白諭知梅西滿暨檄飭川東道

督同該州上緊密拏。訊明後。酌照此次辦理何彩等罪名。

分別重輕。立予懲辦。以昭平允而服民心。

李鴻章又奏。臣鴻章前奉

旨飭令派員。前往貴州。會同查辦遵義教案。當經奏委甘肅補用

道員余思樞往查。旋准撫臣曾璧光將該處啟衅原委辦

理情形。咨送前來。又據余思樞到遵後。疊次稟述各情。與

曾璧光奏咨無異。趙教士實係在省身故。惟任主教謂其

因傷。又不肯會驗。他處教士。有謂趙司鐸前在遵時背脇

受棍傷。入省後吐血斃命。固係傳聞一面之辭。事隔多日。

未必再能檢驗。誠如

聖諭。即可從此設法了結。臣已緘商曾璧光。如查係因傷。應查拏下手兇犯。照例懲辦。否則相機與該主教定議。又據余思樞訪聞仁懷本係林司鐸。其梅教士離仁懷已久。並無被殺之事。惟遵義民情強悍。久被教害。五月滋事後。紛紛逐教。顯違和約。現雖大致平靜。必須得力官紳主持開導。查有四川即補道蹇誾。籍隸遵城。公正廉明。鄉望素優。臣已檄委該員會同余思樞等籌勸。並函請曾璧光委令總辦該郡團練。稍假事權。昨據蹇誾稟覆。遵民激於眾忿。打毀教堂。事後亦知悔懼。惟恐教士尋釁報復。其畏法之念。遂

不如畏禍之深。若急以相繩，轉恐愈形扞格。現與地方官逐漸開導，曉以大義。如此次持平辦結，以後復准行教，必稟請撫臣諭商教士，明定規條，使民教一體，不至如前此之欺壓善良，把持公事。但令大眾曉然於此後並無深害，當可究轉聽從等語。自係實在情形。第該員頗避怨謗，謀集木達。余思樞現已進省稟商曾璧光妥議辦結。臣查趙教士傷故，既無確證。梅教士又無被害之信。是情形並非甚重。但須解勸遵民，復准行教，辦人賠堂等事，自可次第就緒。此係地方官紳等責，擬請

飭下撫臣曾璧光責成遵義府縣，會同紳士塞閒等趕緊籌辦，嗣

後遇有教民涉訟必須查照約章由地方官持平妥辦毫
無偏縱不准教士干預把持及書差撞索拖累等弊庶疑
忿漸釋而後患可消
李鴻章又奏再欽奉十月二十日寄
諭李鴻章行抵重慶後須將川黔兩案如何辦結奏明再行回鄂
等因自應欽遵辦理查法使羅淑亞此次出京因川黔兩
案未結兼及湖北安慶皆有新起教案聲稱將帶兵船上
駛再由漢口以入川等語自係虛聲恫喝以相脅制臣在
成都初接此信即與崇實吳棠面議竊料川黔山徑崎嶇
民情浮動該使兵船本不得到亦斷不敢帶兵深入且外

洋水陸不能互用。法國並無陸兵在各海口。何從調集。若
彼自行前來。不過一教士等耳。惟川黔兩案。川省案情尤
重。該使在總理衙門饒舌。將近一年。膠轕過深。難遽定議。
臣必先將此案籌辦就緒。以謝遠人而慰
聖慮。到渝後督同該道錫珮等與梅西滿往復開諭。幾於舌敝脣
焦。今首犯何彩迅速就獲伏誅。餘犯分別懲究。並允賠補
教堂。該主教輸服無辭。地方亦相安無事。至遵義一案。有
余思樞在彼與該官紳設法勸導。固不必尅期強迫。亦不
至另激事端。早遲當可辦結。重慶距黔省近二千里。文報
往返甚遲。臣在此久留。實無裨益。總理衙門來函。亦稱此

二案若能十一月內完結一律帶兵入川之說不煩言而
自解此論極中機要況兩湖係微臣本任帶印出省瞬已半
載公事多廣廢閣天門教案初起臣正登舟今不知已否
完結該使兵船若至漢口人心不免驚疑私衷尤增焦急
臣擬即日起程由小路東下正月初旬或可抵省如羅淑
亞已至漢口即將川黔近事切實告知以阻其行
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崇實吳棠奏議結酉陽教案李鴻章奏遵
義教案派員會辦暨起程回鄂各摺片酉陽州民教仇殺一案
疊經諭令李鴻章等持平審辦茲據奏稱此案焚毀教堂係首
犯何彩起意楊楨庭乘亂入城殺斃司鐸李國均非張佩超主

誅。現在楊楨庭業經病故。何彩一犯已於訊明後正法。所燒教堂。並經給與梅西滿銀兩。餘犯劉幅等。均分別按律懲辦。著即照該督等所議辦理。以示平允。酉陽重慶等處民教仇隙已深。今雖將此案辦結。而日後民教雜處。崇實吳棠等。必須設法防維。吳棠身任地方。更屬責無旁貸。所有各該處牧令等官。著隨時認真遴選。務令妥為整頓。不可稍存偏袒。致滋事端。未獲之教民王學鼎等六犯。即著飭令川東道督屬嚴拏。務獲究辦。遵義一案。前經李鴻章派令道員余思樞馳往查辦。茲據奏稱。四川候補道蹇誾籍隸遵義。鄉望所歸。遵民於打毀教堂後。亦知悔懼。請飭曾璧光責成遵義府縣會同妥辦等語。著曾璧光即

將遵義團練事宜。委令賽閣悉心經理。以便會同余思樞及該處府縣各官。將教案趕緊籌辦。毋稍牽掣。其梅教士有無被殺情事。並著飭令該員等徹底查明。毋稍含混。嗣後該省遇有教民涉訟。務須責令各地方官查照約章。持平覈辦。並將教士干預把持。及書差擡索拖累等弊。嚴為禁止。以消後患。前因曾壁光奏稱。黔省軍情緊急。請派大員籌辦。當經諭令李鴻章馳赴貴州。督辦軍務。李鴻章現以酉陽教案已結。天門教案初起。即由川省起程東下。自係未奉到本月初七日諭旨。天門一案。前經郭柏蔭查明奏結。羅淑亞所帶兵船。自不至駛赴漢口。再圖滋擾。著即懍遵前旨。趕緊折回。入黔督軍進勦。

丁巳。通商大臣兩江總督馬新貽奏。竊臣於十月二十五日。欽奉十月二十日寄

諭。前因川黔教案未結。法國使臣欲帶兵船入川。當經

諭令李鴻章等趕緊查明審結等因欽此。又於十一月十二日。欽奉十一月初六日寄

諭。英翰奏辦理考童滋鬧教士公寓大概情形一摺等因欽此。臣新貽承乏通商。兼有地方之責。深知緩急。何敢任地方官稍涉延緩。致誤事宜。即經與安徽撫臣英翰先後彼此咨會。欽遵

諭旨。會同迅速籌辦。所有安徽此案啟釁以來。及法國使臣到滬

後。經臣處督飭在事印委各員。設法辦理。種種辦難情形。
已經歷次備具咨函。並鈔錄往來文件。詳細達知總理衙
門在案。緣其中辯論不無瑣屑。外國人情性反覆靡常。未
經定局之先。不敢以空言上瀆
宸聰。今幸大致完結。該使臣兵船一過皖城而去。尚未另生枝節。
堪以仰慰
聖廑。臣謹將此起英法同時兩案。前後議辦情節。分別陳之。查近
年英法教士。先後在皖城內租置房屋。雖未建立天主堂。
而彼族就其寓所開堂傳教。謂之教堂。遇有事端。即執定
謂與滋鬧天主堂無異。其英人之信奉耶穌。與法人之崇

奉天主。異派同源。各立門戶。亦不能為稍分軒輊者。所以

彼族稱有安慶拆毀天主教堂耶穌書院之說也。經臣派員赴皖。查見房屋實未拆毀。而門窗則搬搶一空。其家居什物。拋毀多少。無從追問。以致該教士任意浮開。究之辦理為難之處。猶不在賠款也。先是臣慮及英國使臣阿禮國。適以巡視通商海口。亦到滬上。若因安慶教案。遂與法國合力。與我為難。則事機倍形棘手。比阿使到滬。詢知臣處亦先派大員前往查辦。頗為心折。迨至金陵面晤。臣即先以拏辦滋事之人。及酌償教士失款。並以皖省現值考試。萬眾雲集。易滋事端。未能倉猝即從嚴辦實情。開誠布

公。向其告知。該使去後。雖屢由領事申請催辦。並索賠款。尚無格外刁難之處。其法使羅淑亞未經到滬之先。臣曾商撫臣丁日昌。以現署蘇州臬司候補道杜文瀾甫卸署上海道篆。熟習洋務情形。其平日亦為法領事等所信服。派令以他事先期赴滬。豫備接晤法使。冀得有所開解。無如該使挾盛氣而來。到滬開談。以教案須就近從安慶一案清理。脅制要求。多不近情。至請於皖城內指一官地。如倉廒衙署之類。撥作堂基。而以此案應賠失款五千圓。由官代為建堂。償還教士。此層尤為無理。由杜文瀾稟經臣駁斥不允。並以便員赴滬時。密屬嚴飭在事各員。以此層

無論如何。萬萬不可輕許。而今設法以羈縻之。仍於爭論時。專就賠款一層與議。其錢數多少。則以羅酋及金韓二教士所說各數。參酌盈縮。明知其不能過減。但恐允給太易。又啟其別項希冀。臣故仍持裁減之議。不敢遽從寬假。亦以羅使一味虛憍。滬上各員。不得不委曲從事。莫能面設辨論。遇有關繫大體之處。臣仍自加扶撐。不使順流直下。正以力求歸宿。惟有拏人一層。必拘定教士指認之人。則皖省現值考試。實有為難。疊准撫臣英翰咨函。及安慶府縣來稟。總以羅使於該處考試未竣之前。萬不可以來皖。必須緩至臘月半後。方可辦理等語。蓋以各屬文武生

童齊集。最易藉端生事。此案犂人一節。若操之太急。眾憤益增。既於成事無所補救。轉致枝節另生。更難措手。而羅使則始終以皖案若不切實辦定。伊必即日赴皖。自行辦理。挾此意以觀望嘗試。冀遂所欲。以故來甯之期。屢屢遷延。最後有到甯時為於城內豫置一潔淨公館暫住之請。適其時法副領事先到漢口一行。亦以此意向漢關道鄭蘭言及。同時漢港來信。不謀而合。殊不測其用意所在。臣以該公使此次係自赴各口辦案。並非奉有彼國明文條約。亦無必須城內豫備公館等說。力持不可。飭令上元縣為於水西門外。指一公廨。以待其登岸暫寓。別無供應。且

議定該伙到後。即由臣與之商論。將皖案曲折情形。妣為剖析。或冀稍得平允。嗣於十八日。接據署臬司杜文瀾。上海道涂宗瀛來稟。已在滬上與之議定。查照所開教士失物等項價洋四千圓。由滬先行墊付三千圓。以一千圓存留安省。為將來教士購地之用。派一委員同教士即日赴皖。指出城內地址一塊。由地方官為之買定。以及懲辦滋事之人。並出示申明條約各情。當經鈔稟咨達總理衙門去後。杜文瀾旋即來甯面稟前情。羅使亦即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帶大小兵船四隻同到。次日率其領事人等來署會晤。當面尚無要求之處。詞貌甚恭。亦無爭辦。坐不久即

辭退。自寓於城內教堂公所。次日臣亦照舊式答拜。其水師提督高爾義。正領事梅護。於二十五日坐二號兵船一隻。先行回滬。逮日飭由杜道及洋務委員候補道吳世熊與該副領事狄隆會議皖案。該副領通華言。久於滬上。最為狡詐。謬託恭順。陰逞無賴。所言多不近情理。羅使性本暴躁。加以教士百端慫恿。偏信又傳聞安徽建德縣有害教民之事。雖未知真偽。而該領言之鑿鑿。並令自建逃來教民述其情節。以實其言。因是更為費手。此外又欲於江甯教堂寓所西首。添買隙地一塊。以及議論江西各案。無不堅持其說。臣隨時加以裁抑。往返數四。費盡辭說。稍能

就我範圍。惟墊償之款。業已先給。無從翻悔。羅使更以在滬議定辦法。堅執為一成不易。相持至二十八日。始經商定。送去照會。該使已無異詞。二十九日。天明後開船上駛。止帶小兵船二隻。其頭號大兵船暫停此處。隨後或回上海。臣處亦姑置不問。示以無所顧畏之意。臣並與該使約定到皖時。不必登岸入城。而於該使未行之先。派員由輪船駛到安慶。將一切情事。致意撫臣英翰。並飭亟詳細告之。以此案賠償之數。本難過於減少。其他各層辦法。亦均無不合條約。及損失大體之處。城內購地一節。尚可於臨時相機辦理。斟酌合宜。旋准英翰覆函。及署安廬道劉傳

祺來稟。具言法使於初一日舟抵安慶。劉傳祺遵飭前往接晤。並先由副領事狄隆。交去照會及告示等件。所云先將倡首滋事之人出示扣考。再行查拏嚴辦。並許以委員查訊建德近日一案。仍先查明被累教民。加以撫卹各節。悉仍金陵原議。惟指空地一區。於照會內略參活筆。添敘銜山頭地主。儻或不肯出賣。或於城內另買合宜之地。起蓋教堂等語。該使並無異詞。亦不進城拜晤。即於次日開船前赴九江矣。其英教士失叙。前已據領事單開之數。給洋一千七百餘圓。大致亦為了結。所有兩項賠償洋款。由皖先後解滬。分別歸墊轉交。謹會同安徽巡撫臣英翰。江

蘇巡撫臣丁日昌合詞恭摺具陳。

御批。該衙門知道。片併發。

馬新貽又奏。再臣先於十月初八日。欽奉寄

諭一道。以法使羅淑亞有帶同兵船前赴江西等處辦理教案之

語。當即欽遵

諭旨。分別飛行各處。務於該使到時。接約以禮接待。遇事開解等

因去後。此次出京。其初意原不為安慶之案而來。迨經滬

上各員與之接晤。察看光景。其入江之舉動。勢難勸阻。經

臣臺次咨函。商催江鄂二省。各將教案迅速了結。免致藉

口。查江省有南康新昌盧陵吉安等處之案。起數雖多。均

尚易了。鄂省止有天門縣一案。焚毀教堂及教民房屋間數不少。賠款稍巨。節准江西撫臣劉坤一、湖北撫臣郭柏蔭咨函聲復。各已辦有眉目。由臣先行分起咨明總理衙門。其如何辦結緣由。江鄂二省自必詳晰具奏。竊意法使前往。亦已無甚指摘。茲於初八日接據九江關道景福稟報。羅使由皖駛抵該關。接晤之頃。查詢已未結各案。多方挑斥。任意要求。經該關道隨機答付。頗能力持大體。該使堅以進省建堂傳教一節。必須面見撫臣商辦。阻之不可。即於初六日起碇下駛。又據臣處派委護送之道員姚曦飛稟云。該使行抵湖口。兵船閣淺。不能前進。已換坐火輪

船小划船晉省各等語。該使舉動輕躁。到省後仍必有許多要挾。撫臣劉坤一自能按約辦論。妥為辦理。現尚未准咨函知照。除將景福來稟。隨咨先行鈔送總理衙門查照外。謹附片具陳。

御批。覽。

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吳棠奏。苗逆慣用線槍。兼能及遠。我軍非精習火器。無以制賊之死命。前經飭局籌款。委員採辦開花洋礮洋槍等件。解交援黔各營。以利攻剿。據道員唐炯稟稱。開花礮須洋人施放。方能有準。洋槍亦須洋人教以步法。曾派人前往漢口延請英商李士尼到營。

盡心教習。備極精勤。前次克復黃平州等城。該商皆隨提
督劉鶴齡身在前敵。先後斃賊二百餘名。屢著勞績等情。
臣等查英商麥士尼。勤於教習。功效可觀。且慕義向風。願
改遵我
朝服色。效力行間。以槍擊跕。無不應手立斃。尤屬奮勉可嘉。
合無籲懇
天恩。俯准將該商麥士尼
賞給參將銜。並
賞戴花翎。以示鼓舞懷柔之至意。
御批該衙門議奏。

壬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八年九月十九日。
臣衙門具奏辦理英國條約事宜。現已定議一摺。並照錄
條款章程稅則。恭呈
御覽。是日臣等即與英國使臣阿禮國。在署先行公同畫押。蓋用
關防。並將日後如何開辦及另議各節。彼此互相照會。以
資信守。阿禮國旋即出京回國。伏查從前各國條約。最難
指手者。惟中國如有施恩利益。各國一體均霑等語。數年
來遇有互相牽引。十分掣肘。此次修約。為各國倡始。若不
將此節辦明。予以限制。則一國利益。各國均霑。此國章程。
彼國不守。其弊曷可勝言。因督飭辦理章京設法與之辯

論。將彼此所允。逐款酌匀。明示各國以欲將此款之益。即
當恪遵此款之章。不得仍前藉口均霑。止據利益。其間如
第一第二第三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四各條。中國所允。或
係舊約本有此款。或係向來辦法。並非新允章程。不過重
言申明。藉示均平之義。獨於第十二十三洋藥絲斤加稅
兩條下。將中國現允各條。層層開列。蓋以各國通商。志在
謀利。必加稅以難之。使知該國若有要求。中國即增稅項。
庶可杜將來洋商覬覦之心。其實現允各條。久為各國所
力爭。不允不休。不加稅勢亦難再阻止。非真欲以彼易此
也。昨據南洋通商大臣咨送新聞紙。內有各洋商會議。以

洋藥湖絲加稅太重。欲求該國君主等語。是此二款。將來
能否照辦。尚未可知。如果該國不肯遵行。則中國所允。亦
不開辦。更為有辭。第此係洋商私論。該國未必竟自聽從。
況新約互換。並無限期。所有應辦一切事宜。自應豫為籌
畫。以期周密。現由 臣衙門將善後辦法。摘舉大概。函致南
北通商大臣悉心妥籌。早為布置。以免臨時周折。至進口
大宗洋貨正子並交新章。亦於稅項不無裨益。第恐洋商
句串華商。將此項洋貨。冒名華商。私行運進不通商各口。
則正子一並偷漏。殊於稅項有礙。相應請
旨飭下戶部將如何防範之處。會同 臣衙門豫行妥定章程。俟新

約開辦時。通行知照各口地方官一體遵照。方為妥善。其

將來洋藥湖絲所加稅銀。亦應請

飭戶部另款存儲。以備不時之需。無論內外何項。概不得奏請動

撥。庶幾積久可成鉅款。

御批。依議。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案查增修條約第十六款內載。恭候

御筆批准遵行。

特派大臣。在

大清京師會晤互交等語。現在兩國大臣。已先為親筆畫押。所

有日後在京互交應行開辦之時。原應即遵辦理。惟事關
通商大局。仍應先行議明。除兩國彼此互相情願照辦各
條外。其餘各條。均俟有約各國。將凡得其益則守其章一
節允准後。再爲照辦施行。現在彼此又允各將此次增修
條約。知會有約各國。一體照行。以免開辦無期之虞。而防
一事兩歧之患。至第三條所擬洋貨三類正子兩稅並交。
通商省分。概不重徵一節。現經訂明將牛莊一口。暫時不
載此例之內。俟日後再議。方可一律辦理。至第六第十三
兩條內載。將溫州蕪湖兩口。作爲通商口岸一節。現經訂
明俟日後開辦後。方准英商來往居住。其取益防損各節。

詢照其餘各通商口岸無異。至第十款引水各節。現經訂明凡屬中國海面江面。中國有自主之權。有例行各事者。並通商口岸所訂附近水面之章程。由英國曉示英商英船。一體恪守。則中國將沿海沿江口岸。應行辦理之明燈望樓塔表浮樁。並差派巡役及防護水路各節。皆為陸續在於船鈔項下撥用經費辦理。均由總稅務司將各節所用銀數。附載稅冊。以便共見共聞。餘由兩國大臣將增修條約畫押蓋印外。合將另議訂明各節。同日照會貴大臣存案備查施行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再據軍機處鈔交成都將軍崇實等片奏

內擯英商麥士尼隨同提督劉鶴齡克復黃平州等城擬
請給與參將銜並戴花翎等因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伏查外國員弁在中國製造器械襄辦要工
等事得選優獎者均有案可稽茲據該將軍等奏稱英商
麥士尼教習已有成效屢次著績行間並經隨同克復城
池且願改遵中國服色實屬真心效力未便阻其向化之
誠臣等公同商酌應如該將軍等所請將英商麥士尼仰
懇
天恩給予參將銜並

賞戴花翎。以示優異而資觀感。

御批。依議。

甲子。山西巡撫李宗羲奏。竊於同治八年十月初三日。奉

上諭。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法國使臣。以酉陽遵義兩案未結。臚列湖北山西河南廣東未結各案。藉詞要挾。即著分別迅結等因欽此。當即分別移咨察哈爾都統。並飛飭豐鎮廳會同旗員。傳集人證。趕緊飭訊。一面飭委大同府知府馳往會辦。以期迅速審結。茲據大同府知府程豫。察哈爾右司員外郎承恩。豐鎮廳同知成錦會詳稱。遵查教民段振舉等。前以租種承啟荒地。並未欠租。地方官詐銀二百餘兩。勒

倆交地等情。住法國使臣處呈控。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咨經前撫臣行司。飭委前任大同府會同豐鎮廳協同傳
訊。承啟係屬功臣後裔。其家丁盧太。因未查明原賞地畝。
誤將世管佐領牧地。並續賞馬廠。疊次招墾。得受押荒錢
文。經連界各佐領控其越界私墾。承啟遂疑原收地租尚
有不實。託姻親張建廷。轉向各地戶加增租貲。或另行招
種。地戶段振舉等。因其故父段佑。墾各地戶先人墾荒成
熟。歷數十年。並於該處建蓋房屋。已成村落。均不肯將地
退還。該民人傳魁。勸令各地戶攤加地租銀二百三兩。交
與張建廷轉給承啟。房地仍令住種。段振舉等因未奉旗

廳准其佃種明文○恐日後復加租糧○是以赴京呈控○隨斷令段振舉等各照舊址○暫行耕種○張建廷所收加租銀兩○照數追交段振舉等收領○咨覆銷案○嗣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據法國使臣送來教民認種地段清單一紙○令即轉飭豐鎮廳○將教民所種地段○照依清單○量定畝數○嚴准稅額○蓋印給與執照○迅速妥辦等因○當據地主承啟及家丁盧太以租給教民段振舉等地畝○內有與正黃旗牧地○及祐安等寺諷經香火地毗連○必須會同該旗暨喇嘛等○先將地界指明○方免糾纏○並經該廳詳請旗員會辦○非因人證不齊○即係旗員未到○展轉遷延○迄未辦結○本年十

月。該府等奉劄後。訂期會同正黃旗總管佐領蓋祐安寺
喇嘛傳集地主承攬地戶段振舉等。齊指二道河地方。該
佐領指明正黃旗牧地。以土梁底為界。喇嘛等請令段振
舉等將腦包西面北面各退地三里。又留上山寬闊走路
一條。仍為該寺祭祀諷經香火之地。段振舉等亦即情願
照數退出。隨照段振舉等所執約據二十三張。內開四至
八到。一律勘明。約計熟地一百餘頃。與蒙古牧地並無妨
礙。地主承攬亦願將從前得過押荒錢文作為地價。寫立
約據。將地推與段振舉等永遠管業。丈量陞科。段振舉等
均各輸服。佐領喇嘛亦無異詞。願具結領完案。本應即依

界址挑挖濠溝。照例大畫陞科。永斷葛藤。但目下冰雪在
地。不特濠溝難挖。即地畝亦難逐段丈量。隨於各界上眼
同該佐領等釘立界牌。先行結案。俟來春冰泮。由豐鎮廳
督令段振舉等挑挖濠溝。大地報陞。另案辦理。並將承放
寫立推地約據。蓋用廳印。交段振舉等收執。兩造允服。取
具各結領附卷等情。詳請奏明前來。臣覆覈無異。除將全
案另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外。合先恭摺馳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